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人

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虞
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
王山公宗其仲為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
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為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
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遇從奇漁人而試
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為古文
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
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
則又俾為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為當冠楚
諸生會誤携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

而又三年漁人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
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
破萬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
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
掌而談今古毋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
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為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
咤歎以為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疏薦漁人什褐
備兩制第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
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為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延之
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

輅下駒說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
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為園圃臺館
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怪木環
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
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母兄從
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
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
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携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
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
書所為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

世嘗奏墳塋雲傳石裂始恠以為貴人或謫仙人矣
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遯
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
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
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 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
言錄十五卷其諸未成書者尤夥漁人固挫名而不
能盡閱其藏書諸方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弗見
也即迫之亦見見亦無所報謝而諸公自以虛往而
飽歸念得見孫君晚漁人時時為後進指說經術藝
文去而成名者衆又好推轂士士以故多歸之漁人

素強無疾一少卒得年僅五十漁人之卒也許宗魯
周中丞罷歸關中誌其墓而喬世寧為之表世寧亦
關中人也有二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去
為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斯億又為余言漁人未卒
時其女弟數數感異夢有羽葆鼓吹符璽之祥惟漁
人亦夢之幾以為仙去不死噫嘻漁人死矣吾志
其所以不死者可也

王子曰當漁人之在嘉靖時吾吳有黃勉之氏云其
人咸傳學工文章弗肯久隸禮部而罷其所以云蓋
能為不用而不能為小用者也夫以漁人之為隱何

下彭澤令彭澤之聲實冠千古而君子猶窺其微以
為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何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
際劇削感概略用酒德以全其天則黃氏固堂乎後
矣

朱邦憲傳

古里開之士而傾公侯臺蓋衡度參伍其巨者樹
順顏信眉抗腕多抑以示揚欲以奇釣名而細者務
斷中於人之好東贊而西借交西贊而東借交以苟
自重而已余生一得折節而游其間坐是意稍稍息
蓋晚而獲與上海朱邦憲者識而始自悔曰士誠有

之奈何以國養輕失士我上海去吾鄉二百里而近
邦憲用文章起聲余竊已耳之既遇於吳門王穉登
所落落穆穆也稍與語稍心異之已而驩然相得也
邦憲故善武昌吳國倫吳興徐中行語絕不及之意
不欲借交以重也朱氏為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
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舉耀再傳而太守豹益貴
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其人或竊少之邦彥就
外傳讀書漸然示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他小文輒
工遠雋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為太學主一再試不利
輒束所售業而謝之曰歲月吾自曉不以擲汝益讀

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燦然矣邦憲曰
哲飄鬚善談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
螾蟻曼睩秦聲燕絲雜伎競進邦憲所舉觥船累下
客人人醕也嘯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退讓
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感慨急人之難甚於己以德報
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
亦得飽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究為濟之乃已
客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太守橐裝何幾邦憲曰施
不緣富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
季次戮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薦紳間而太守故

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黃懋觀出倅郡故兄
事邦憲甚昵且欲為買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
壑柰何以不肖而鬻先人恩邑令黃文煒善邦憲日
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聞為邦憲歡卒不得
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
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前謁輒報
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為言
其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為地具樓船裝令邦
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葉土刺幕府尚書迎勞苦
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

書大咲而翁駭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
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
以酒解所默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為邦
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為壽邦憲大驚曰客為
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毋污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
以汰敗 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
其主而邦憲時時為人言尚書恩至酸鼻矣前是倖
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為哭調棺歛經紀
其妻子歸葬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夫
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邦憲

為人內行淳至事母蔡夫人所以扶持萬端冀其歡
蔡夫人歿而邦憲所幸好聲酒一切謝絕至服除而
不忍御者累年養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己子內
外親之宴待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而人邦憲
悉家而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文法東西京詩
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稿猶令人彈射竄
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少時人稱之曰象岡已家
黃浦遂稱曰黃浦又自稱醉石居士有八子咸彬彬
世其家余所傳大都云其詳沈明臣王穉登業先之
矣

贊曰自二子之傳朱生而以任俠稱雖朱生亦欣然
自命俠也夫俠者奪情而強為義屈已重已乃朱生
恬穆胡強耶其暢朗多引讓始而信然蓋郭林宗徐
孺子之流云爾雖然以朱生之恬穆無強而不能忘
身後名吾始殊厭名乃亦愛之矣

孝友張先生傳

吾州張先生卒之七年而其子元蒙始克葬其備使
者蔡公國熙為題其墓道曰孝友先生之墓蔡公賢
者而又操風勵權於是學士大夫類能稱先生云而
元蒙謂貞也慈少所許可屬為之傳先生諱倬字朝

恩其先為州良姓然世受耕耕時奎於儒不能有所
給足而儒亦不甚顯以至先生生而父寧馨廢稍長
負笈行從經師不能具脩脯贊挾冊孜孜問難多憐
而受之經矣十六為童子師貌故寢短然其自居色
恒莊而教習抵夜分不倦所至見嚴憚以名師稱而
文亦益工試有司褒然首選已補博士弟子有聲進
食學官廩先生既工於文謂一第可拾芥取久困諸
生間至食廩垂三十年而不及貢以老惜哉先生性
至孝歲所授弟子束帛餅米即以歸養其二尊人猶
不給婦顧餅澆而佐之先生自以不能備旨體得

盛饌即嗚咽廢箸也一味之甘可剖而分者以歸奉朝夕不敢私也其二尊人疾先生不解衣而侍湯藥奔走醫巫若狂居恒自謂家雖貧敢以加吾父母哉州當推擇鄉飲賓先生謀之友以隱德進其父褒衣而侍學宮退而扶舁以返舍怡怡如也其父母歿先生年已耄哀毀骨立歲時家享俯伏雨涕泣下也撫二弟衣食之推其父產而不以徭役徃家務大小出入悉自任後析箸相去可一舍許居數日不見即營然如有求者見而忻然共案食已寢共被也故其歿而其季為之行三年喪先生生奉二親又饒弟子家

之食指衆俯仰朝不逮夕矣而至於取舍愈益嚴不
為掇拾干貨雖其溫辭怡顏一切務為謹厚長者然
人不得以富貴色御之酒間談出處引滿慷慨曰令
吾一旦遇明主立玉階下必有所以少見者夫天
下有大樞要君德時政數語立辨胡至掇拾瑣細費
皁囊中薄蹠也而吾乃今老矣無可自見矣先生雖
格於例不及貢而有司為上其才行御史耿公定向
下書旌其門予冠帶予冠帶之明年而先生卒得年
七十有三二子元儒早卒元蒙今為博士弟子孝謹
益甚及諸孫俱有萬石君家風